

刘茵

可爱日漫眼背后的反叛灵魂

文字 | Celia Wang
采访 | Celia Wang

关注过今年香港 Art Basel 的读者应该都有看到香港车站及 Basel 会场海报上那幅非常吸睛的桃子静物画。说是静物画却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因为每只桃子上面都有着一双闪亮的大眼睛。卡哇伊的日漫大眼睛与传统写实的水果静物反差强烈，严肃的表情带着些许黑色幽默，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过目难忘，这幅画更是有着个有趣的名字《贤者时间》。

今天我们就来对话这幅作品的作者中国 80 后新晋艺术家——刘茵



《贤者时间》，2023
布面丙烯
179.5 x 200cm



《贤者时间 II》，2023
布面丙烯
179.5 x 200cm

Courtesy of Kiang Malingue
图片由马凌画廊提供

Photo: Samson Wong Pak Hang
摄影：黄百亨



《两颗小花生》，2023
布面丙烯
179.5 x 208.5cm



《水仙》，2023
布面丙烯
156.5 x 224cm

1Q：鲜艳明亮的色彩搭配日漫大眼睛，您这标志性的绘画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A：我最早是看到一部改编自漫画的动画《搞笑漫画日和》，作者有把少女眼睛画到男性或物件上，所以这个并不是我的首创。在浮世绘的版画里，你也看到有把眼睛加到物件上：比如灯笼、雨伞等等，让它们变成妖怪、拟人化。我从 2010 年左右已经尝试运用这种方式，画有少女眼睛的害羞的不知所措的跳芭蕾舞的老伯伯、有少女眼睛的侧着头在思考的植物等等。画的时候是想把“我”的所思所想投射到物件上。

2013-2015 年画得更多了，我把少女的眼睛画到很有权力的男性脸上，画在塞尚的小爱神石膏像上，画在物理学家霍金上，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不同于原来人生的可能性。我是把这种方式和个人成长背景、喜爱的事物结合起来了，对于我来说更加像一种工具。在小时候学习绘画的阶段，我爱的是比如《美少女战士》这样的动漫作品，但教绘画的老师却不鼓励画动漫的人物，他们希望学生接受正统的写生训练，所以我是折衷地既学习传统的有点无聊的艺术训练，又压抑地把喜爱的动漫少女留在心里。到不需要再在学院系统里后，我有了更多的创作的自由，我发现我可以继续画我喜爱的少女眼睛，但这时候我又不愿意只画动漫人物了，于是我尝试把少女漫画的、幻想的东西，添加到看似冰冷的现实世界上。

我不断探索这种方式背后对于我的意义，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反叛。比如把少女的眼睛加到权力很大的男性身上，他们原来的权力弱化了，他们可以做一些不用很男子气概的事，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可能性，他们可以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幻想、可以开小差、可以不按原来的轨道行事。又比如在《跳楼女子》里，参考的是一个紧张的女子跳楼、邻居奋力扑救的新闻照片，我通过对人物表情的改造、以及对环境气氛的改编，把整个画面变成一种欣喜的、游戏的、梦幻的、人物在时间停滞的瞬间十分享受的场景。

我发现通过这样做，我们平常冰冷残酷的现实世界多了一分可爱和更大的包容。不过这段时间的颜色并不是鲜艳明亮，而是甜美、柔和、可爱，选择鲜明的颜色是从 2023 年在马凌画廊的个展《春》开始的，之前大家都经历了三年的疫情，让人感觉很压抑灰暗，我希望用鲜明的色彩来冲破那种令人痛苦不快的雾霾。



4Q：身为艺术家，尤其是女性艺术家，您是否通过您的作品承担了某种社会责任？

A：有可能在创作的时候我通过我的作品表达某种身为女性的经历、挣扎或反抗。但我并不希望把自己只限制在女性艺术家这一层。我除了关心女性也关心男性，我关心人类的挣扎。



2Q：您将日本漫画风格的五官添加到蔬菜、水果、花卉等物体上，这些作品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

A：开始的时候，我想把这种大眼睛加到平常生活很常见的鸡蛋、土豆、红萝卜、太阳、月亮上，希望赋予平凡的生活不平凡的意味，这些鸡蛋、土豆、红萝卜一下子有了跃然纸上的生命，有的在欢快嬉笑的少女，有的甚至像明星一样。后来在马凌画廊做个展的时候我希望把这个范围扩展到鲜花和水果。鲜花和水果是我很喜欢的东西，特别能表达我的心情。

3Q：您一些作品的主角是男性人物，（例如《史蒂芬的幻想》2015 中的史蒂芬·霍金），他是一位科学家，但您却将其画成了被天使、花朵围绕的漫画少女形象，这其中有什么深意吗？

A：2015 年左右，经常在手机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我观察到霍金出场的时候很多都是在一些会议场合，背景是那种比较冰冷的公式或宇宙的场景，我想能不能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背景，让他可以在一种宗教的、温暖的场景中遐想？他的疾病、扭曲的身体、他的智慧是否也像是上帝的一件杰作？



《史蒂芬的幻想》，2015
铅笔，水彩，丙烯于纸上
79.5 x 78cm



《红玫瑰》，2023
布面丙烯
100 x 115cm

5Q：您如何看待数字化时代对艺术的影响？您是否会尝试将新技术运用到您的艺术创作中？

A：我并不是特别了解数字化的艺术，也暂时没有将新技术运用到作品里。某个方面我还是用一个挺老土、传统的创作方式：艺术家发挥她的想象，把想法把画布、画纸上具体化。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画布、画纸、颜料、铅笔、水彩这些材料的质感，我喜欢这些不同于屏幕或流行的艺术的东西，我喜欢有些东西可以和大家趋之若鹜的潮流保持距离甚至抗衡而存在。

6Q：您今年有参展 Art Basel HK，作品也收获了很大的曝光量，您是怎么看待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现状呢？

A：我不是很了解当代艺术的市场，我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注重作品能不能给我带来惊喜、震撼、愉悦或激动，甚至新的感受。在香港巴塞尔，你看到有很多观众愿意来看现当代艺术、抱着好奇心去了解当代艺术，我觉得这对艺术从业者来说是很棒的事。

《风》（局部），2022
布面丙烯
168.5 x 205.4cm